

布什自传

LOOKING FORWARD

Georg Bush



〔美〕 乔治·布什 著
维克多·戈尔德

布什自传

〔美〕 乔 治·布 什

维克多·戈尔德

安中 余燕 博江

杨丽 孙苏

著

译



昆仑出版社

GEORGE BUSH
WITH VICTOR GOLD
LOOKING FORWARD
Published by Doubleday Books
NEW YORK. 1987

布 什 自 传

[美] 乔治·布什 著

维克多·戈尔德

安中 余燕 博江 译

杨丽 孙苏

安中 审校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8·字数 166,000

1988年12月1版·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000

ISBN 7-80040-126-X/1·111

定价:2.50元(膜)

LOOKING FORWARD



编 者 注

今年初冬,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本书主人公乔治·布什登上美国权力最高峰,成为美国第四十一届总统。为使中国读者了解这位新总统的生活,特出版此书。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安中(第一、二章)、余燕(第三、四章)、博江(第五、六章)、杨丽(第七、八章)、孙苏(第九、十章),最后由安中审校。

作 者 的 话

出售食品都标有成分说明，每本谈华盛顿的书也都应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开列出分类项目，这是顾客有权知道的事情。

浏览者须知：如果你翻开此书时，认为它必是里根政府的内幕故事，有椭圆办公室密谈中鲜为人知的秘密，有内阁部长之间的不和，还有正副总统星期四的午餐食谱，十有八九你会失望。

实际上，我在里根上台前数年就动笔了，而书中故事更是早在里根上台 50 年前即已发生。一句话，这不是什么“华府秘史”。它讲的是德克萨斯、缅因、小笠原群岛和中国，都在华盛顿环线之外，而这不过是此书中谈到的几个地方。

那是在 1977 年 1 月。年过半百的人常会产生的念头也钻进我心里：想讲讲自己的生平，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别人。十年中的生活把我、我的妻子巴巴拉和我的家庭从休斯敦带到华盛顿、带到纽约、北京，然后又送回到华盛顿。

从时间上说，这一切都太凑巧了。我们重返休斯敦，像老燕归巢。1967 年 1 月，作为国会议员，我开始了从政生涯。1977 年 1 月，在当了一年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我解甲归田，至少是暂告一段。在这十年之间，我的接触面很广，可以写成

一本书,只差有个出版商向我约稿。“你想没想过写本书?”我开始着手记笔记,录下我的话。

随后,写书时常会有的情况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使这书稿没能付印。一个新念头钻进我心里,在衣阿华,新罕布什尔及其它一些总统预选州,我度过了竞选的漫长日夜。1980年7月,我在共和党全国提名中成了罗纳德·里根的竞选伙伴。1981年1月,我宣誓就任合众国副总统。

不论是搞政治还是写自传,我总愿意做事有始有终,完成本书的夙愿始终未改。实际上,书中涉及的时间展宽了,不仅包括1967~1977年,还包括这十年前的岁月。

中国有句成语叫“多事之秋”,我就是在这样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30年代的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最初岁月。那个时代塑造了我生活的早年经验,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其中不乏值得一提的事。

“瞻望未来”^①这个书名反映了我的人生观。写成的书与我十年前在休斯敦动笔想写的迥然不同。随着时光流逝,有趣而又难以预料的事发生了,当年此书未能付印并非唯一的意外。如果要用货真价实的原则衡量华府故事,最好是把书中故事写成摘要。

乔治·布什

副总统官邸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87年5月

① 原书主标题为《LOOKING FORWARD》(瞻望未来),中译本直接采用了原书副标题——编者注。

要谦逊切忌高傲,要严谨不可懈怠,要瞻望未来
无需回首往事,勿忘仁德为本。

爱德华·艾弗略特·
赫尔·查普兰,1903
~1909年美国参议员

目 录

- 1 作者的话
- 1 第一章 我想到大会上去宣布你是我选中的副总统……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 罗纳德·里根
- 16 第二章 我尽量不回首往事,然而我在心中抹不去对他俩的回忆
—— 乔治·布什
- 51 第三章 不管你的雇员什么时候想离开公司,都不要阻拦他们,而应伸手帮他们一把
—— 乔治·布什
- 73 第四章 作为参议院中的一员与作为众议院中的一员,两者间的区别正象鸡肉和鸡屎之间的区别
—— 林登·约翰逊
- 103 第五章 请吧,请你们再喝上三巡酒……而我们的国家正在被战争肢解
—— 布托
- 123 第六章 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 毛泽东

第 一 章

我想到大会上宣布
你是我选中的副总统……
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 罗纳德·里根

底特律/1980 年夏

据说，所谓政治，那就是与人奋斗——奋斗以竞选公职，奋斗以度过艰难。但迟早总会有一天，需要坐在旅馆房间里静等。在 1980 年 7 月 16 日那夜的潮气中，从庞恰特雷恩旅馆俯瞰底特律河，遥望安大略温莎的灯火，我同巴巴拉、孩子们及一些朋友坐在一起，就着玉米花啜啤酒，看电视，静等。

尽人事，听天命。

六周前，天命第一次从天而降，从 1100 英里之外降临到我在休斯敦家中的起居室里。我的竞选班子总管吉姆·贝克从全国招来一群政治顾问，共同讨论我竞选总统的前景。这个会从上午 10 点喝午间咖啡时开始。10 点 5 分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竞选无前途可言。罗纳德·里根在第一轮投票中就会赢得提名。只有一个声音表示反对，那就是我。

“在加利福尼亚，在新泽西和俄亥俄，我们已赢了初选，”我争辩说，“在这些地方我们还有实力。”

出色的竞选总管必须集多种美德于一身。他须是个重实效的管理者，他须了解场上的球员，要知己知彼。他须在竞选日趋白热时仍能保持冷静，更重要的是，他要能直言进谏。

吉姆·贝克是个优秀的竞选总管。在那个春天的早晨，他带着一些过硬的材料来到休斯敦，那是非正式投票结果。“乔治，”他说，“你得知进退，看看这些数字吧。”

他在咖啡桌上摊开文件，但我不想看。我觉得，如果我们玩了这种百分比游戏，当初就不会参加竞选。“吉姆，”我回答，“我是不撞南墙心不死，这回也一样。”

吉姆摇了摇头。“可眼前就是南墙，乔治。”他指了指那些数字，“看来只有你还没看见。另外，”说着，他在桌上又摊开一堆数字，“我们的钱花光了。”

这就是我在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俄亥俄苦斗一番之后的终局，这就是我竞选总统的终局。那天晚上我同巴巴拉和来访的客人们到常去的莫利纳开的墨西哥饭馆，吃了一餐炒豆、玉米面包、辣味肉饼和辣椒肉末。我的胃口极佳。一旦作出决断我总是这样，至于我喜欢不喜欢那个决断倒无所谓。

我一向早起，一般6点或6点半就起床了。翌日早晨7点，看了一遍致里根州长的贺电后发出去。然后我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通话，感谢他们为我的竞选而度过的漫长的日日夜夜。

不记得谁最先提起，看来似乎人们多半要问到有没有里

根一布什提名的可能性。在加勒利亚旅馆内举行的午间记者招待会上，又有人提起，被我否掉了。为了竞选总统，近三年来我一直开足马力干，现在若这样突然改弦更张，我心里实在毫无准备。我需要在一段时间里摆脱这一切，我需要一个恢复平静的时间，一个清理思绪的时间。

再说，我想我也不会去竞选副总统，那只是个邀请。况且东道主又是与我竞争中赢得了总统提名的人。

1968年在迈阿密海滩，威斯康星州国会议员比尔·施泰格尔同一些善意的朋友们，还有汤姆·杜威和约翰·布里克尔等一些共和党元老谈到理查德·尼克松竞选伙伴人选时，曾提到过我的名字。在自己的提名问题解决之后，尼克松已开始考虑关于副总统提名的种种游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已经选择了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T·阿格纽，可尼克松也明白，要使采访大会的新闻记者满意，要维持电视观众的兴致，得有点小小的悬念。

新闻界的某些观察家曾提到纽约市长约翰·林德赛，说尼克松可能会找上他，因为他是个崛起的政治新秀，可能合青年选民的胃口。但多数代表却觉得林德赛太自由化，需要有个年轻的共和党的新形象。作为来自德克萨斯的44岁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在东部又有家族关系，人们认为我有希望。

这种提法不会刺伤一个年轻的政治家，哪怕这只是个泄了气的探空气球也无所谓——那年我就是这种情况。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受到接见的人群中，尼克松抓住时机向我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考虑我。

“你的竞选搞得满不错，乔治，真是有条不紊。”他说，一派政治老手那种不动声色的口吻，“但你得明白……我可不能找

个只当过一届国会议员的人。”他是对的。对于总统竞选，我除了有个年轻的新形象外，一无所有，就全国竞选来说，这是不够的。

1974年，尼克松辞职后，加里·福特在认真考虑副总统的可能人选，这时又有人提到我的名字。当时，我的实力颇有起色。我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共和党州长和全国委员会的副总统人选投票中名列前茅。我也的确接到过白宫总机打来的电话。

“布什先生吗？”

“谁找我？”

“先生，请稍候……总统先生，布什先生接通了。”

“喂，乔治……”

“总统先生，身体好吗？”

“好哇，乔治，很好，我只是想告诉你，过一会儿我就要宣布，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名字已送到国会，以确认为副总统……”

“当然……啊，总统先生，您真是慧眼识珠，感谢您费心打电话来，您实在不必如此……”

他实在也谈不到费心，但这就是加里·福特的典型作风，今天是周到的总统，当年是众院中周到的政党领袖。

1974年洛克菲勒接到了总统的电话，有趣的是，他一向坚持说，他不想当副总统，说想到自己是个“备份机器”，他觉得受不了。这同人们对副总统职位的贬抑之词毫无二致，有些副总统自己也这样说，从共和党建立，历来如此。

约翰·亚当姆斯(John Adams)自称为其职业所苦。后来

他当上了总统，于是使出全身解数，使自己的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为其职业所苦。一个世纪之后，特迪·罗斯福爱讲马克吐温的笑话：一对兄弟，一个当了海员，一个做了副总统，两位都从此杳无音信。

较近代的例子是德克萨斯州的约翰·南斯·加纳，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第一位副总统。有人措词委婉地说，他曾称副总统的职位“连只痰桶都不如”。为了争取1932年的总统提名，加纳与罗斯福曾有一场恶战，可是当罗斯福邀请他任副总统时，“刺头小子”(Cactus Jack)加纳抱起了这只痰桶——为此他甚至还辞掉了众院发言人的职务。

28年过后又有位德克萨斯人林登·约翰逊，在争夺总统提名时败给了另一位来自东北地区的约翰·肯尼迪。约翰逊也说过他不想当副总统，而且他个人对肯尼迪的厌恶比加纳对罗斯福更甚。但待烟消雾散之后，约翰逊放弃了参院多数派领袖的实权位置，做了肯尼迪的竞选伙伴。

这道理明摆着：尽管人人都对副总统职位嗤之以鼻，却没多少人断然拒绝。原因一望而知——我们的第一任副总统约翰·亚当姆斯总结得一针见血(也许有些病态)，他写道：“现在在我人微言轻，但也许明天我就能主宰一切。”

撇开这种病态不论，当代的副总统享有其它机会。这个职位的特权，如果那不是权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增加了。当哈里·杜鲁门接替罗斯福的时候，他对原子弹一无所知，需要经过一番强化训练，才能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所面临的种种重大决策问题。这段经历使后来的总统注意到使副总统对白宫决策过程有所了解。总统人选得当，副总统就

可能对行政政策有所影响。

在这以后的六个星期中，在我和巴巴拉准备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过程中，我想过了这一切。做罗纳德·里根的竞选伙伴，我有兴趣吗？有兴趣。对此，我能有所作为吗？不可能超过18年政治生涯中已完成的事。不论电话来或不来，事情都是如此。

同时，我的总统竞选还有些未了的事——40万美元的竞选债务。筹款活动使我一直奔波到七月中旬，才把债务结清。

然后就到了底特律。

确定副总统候选人一向是当代美国政治中最难预料的事。198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必然同样难以猜测。

里根的选举预测人迪克·沃思林，在六月搞了次全国民意测验，以便为里根的竞选确定呼声最高的竞选伙伴。新闻界从里根班子中的知情者手里搞到测验结果。加里·福特第一，我第二，霍华德·贝克第三。在访谈用的名单上，沃思林还陪上了保罗·拉克索和杰克·肯普。

作为参院中的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在华盛顿受到广泛的尊重，但他对巴拿马运河协议及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支持招致许多里根追随者的反对。内华达州参议员保罗·拉克索是罗纳德·里根的密友之一，但每次全国大选都需要的地理上的平衡却非他力所能及。杰克·肯普是供应学派^①理论的有力支持者，但在纽约选区之外，却是个名不

① 供应学派理论(supply-side theory)——主张增加生产和供应，政府不进行干预的经济学派。——译者注

见经传的人物。

这样看来，副总统的人选就要在加里·福特和我之间产生。因为前总统看来不大可能会竞选副总统，吉姆·贝克感到里根—布什提名的可能性看好。

在竞选过程中，吉姆与里根的竞选经理比尔·凯西及艾迪·米斯等一些里根班子里的人保持着友好关系，争夺共和党总统提名不曾弄到恶毒的地步，但有的时候，还是相当白热化，足以使新闻界提出某些问题，问到里根—布什提名能否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

首先，是“巫术经济”的问题。4月份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初选中用过这个字眼，意指里根提出的经济计划有片面性。这话当时几乎无人注意，但此时新闻界和民主党却旧话重提，在经济政策方面，里根与布什是否存在有待弥合的分歧？

尽管竞选中唇枪舌剑，我觉得答案仍是不存在分歧。因为里根和我基本上都有相似的自由企业思想。我们都赞同削减税收，反对政府对市场机制的过分干预。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在洛杉矶一道规划竞选战略，“巫术经济”的问题从未进入我们的谈话。我们都同意经济问题应是竞选的基调，还讨论了卡特政府工作中的某些薄弱环节：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高利率，工业停滞。

对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看法，我和里根大致相同。要解决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不仅需要削减税收，而且要大规模地削减政府开支，同时还要根除政府中的官僚作风和过分限制。

如果说组成里根—布什竞选班子存在障碍，那不是政治或经济思想方面的根本分歧，只是我与里根彼此相知不深。在我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时代，